第七章　　生平第一次的大謊言

寶雞初中三年，若問我學到了什麼，我還真地回答不出來，因爲心思實在沒有花在功課上。

足以分心的事太多，例如躲警報的郊遊，看槍斃人時，每次死刑犯遊街前的反應都不一樣，回來可以和同學們談論很久。另外還有話劇，一齣話劇總要回味好幾天。但真正吸引我的是小說，這，便得要感謝張賢政。

和鳳翔時一樣，後幾排同學是年紀大並有結了婚的，是四周鄉下進城躲壯丁的當地人，前幾排和最前排的女生都是外省人，外省人才和我的年齡彷彿，也才能玩到一塊，這其中來往最密切的是張賢政。他算是我們同學中最幸運的一位，他爸爸好像是縣政府的主任秘書，和我一樣，特別愛看「閒書」，簡直把學校的功課沒放在心裏。

我們那時看小說不是想看什麼書便去找什麼書來看，而是什麼書到手了便看什麼書。張賢政看書奇快，來源又多，他看完之後給我看，多半時候要限制何時看完，他才好去換下一本。我們也看過魯迅的「徬徨」和「吶喊」等，但大部份爲章回小說，張恨水是民國初年的作家，他用章回小說形式寫的「春明外史」我們也看過，故事中的一位

第八章　十萬青年十萬軍

再見鳳翔時，城廓如故，依舊純樸。

原來，輔導處就是原來軍校的校址，那時一定是軍校縮編，撤消了鳳翔的分校，但校址沒有還給鳳翔師範，接著由軍方辦了青年輔導處。

我們輔導處，以後爲說話方便，便稱之爲我們學校吧。我們學校的硬體規模還真是不小，有大約六、七排教室，併排地有六、七排宿舍，每一排可以住九十人，有教職員辦公室，有校長室，有一排供單身老師住的房間，有大禮堂，有操場。伙食房相當壯觀，好像有五、六或七、八個大灶，是燒麥草的，大院子中堆滿了麥草。廁所則可以列入天下奇觀之一，靠牆一長排露天的蹲式茅坑，在那米田共尚可回收做堆肥的時代，他們竟然想出了挖掘深井的方式處理，大便下去很久，聽到「噗通」一聲，想必落入了水中。因爲茅坑深不可測，下雨，下雪灌入其中也不會溢出，此刻我才懷疑，它是否已經到達地下水的層面，因爲鳳翔縣家家都有一口井，我們伙食房的水井離茅坑的「井

群」更近，它們之間是否私通了，我不知道。唯一能挑剔的是學校沒有餐廳，我們都是帶小板凳圍成十幾個圈子，坐在地上吃飯。

入校後不久，我們高中部二年級生便集合在一起，每人發舊軍服一套，銅製面盆一個，有些面盆尚可用，有些已經破裂。另每人小板凳一個，長方形木板一塊，板子兩端有一條綑繩，可以掛在脖子上，這是代用課桌，想來這一切均爲以前軍校學生留下來的。沒有棉被等物，我和張賢政都沒帶行李衣物，好在仍在暑假中，便和衣睡在坑上。吃，一天吃兩餐，一在中午，一在下午五時許吧，沒有早飯。每餐吃的都是「槓子饃」，我在伙房外看伙夫做過，有一捍稱掛在他們面前，稱錘是固定著的，要等麵團放在稱盤上，稱鉈和稱盤才會擺平，多一點少一點都得加減麵團，蒸出來的饅頭一般大小，用不著挑揀。一開始每人一小碗豆芽，後來沒有菜，只加點蔥花成花捲，再後來連蔥花也沒有，只剩饅頭了。

沒多久，張賢政看此情景知道非久留之地，問我的意見，我回答他的是，他若找到高中可以讀，花多少錢？怎麼考？務必儘快告訴我，我則暫留下等開課之後看學些什麼再說。那時，我們已經知道「開小差」這個名字了，張

賢政決定開小差，我把身上舅舅給我以及剩下的錢全部給他，他非要留一半給我，堅持之下，我答應留下點買郵票、買車票的錢，其餘的讓他帶著偷偷離開學校，離開鳳翔，設法坐火車回到寶雞，把有關我舅舅的情形，以及學校的情形稟報我的父母親。約兩個月後，持父親來信爲證，才能請假回寶雞，帶了被褥等物回到學校。

我和張賢政一直有書信往來，知道他去陝南讀過高中，但根本未向我推荐。後來我到了四川舊市埧還有通信，之後退回了三、四封，舊市埧的同學們還開我玩笑：「人家女朋友懶得理你了，你還死纏著不放。」他們也不看看信封上的名字，像女生嗎？

我能夠有高中可讀，且爲公費，真應該感謝張賢政，感謝他的資訊，感謝他的魯伯伯讓我跳過高一直接唸高二。他原本是借書給我的好同伴，後來卻把學校也借給了我，這就是所謂的緣份吧。

進入高中後第一位好朋友是王福成，和我同班。我前後已在陝西住了七年，自然聽得出陝西人的鄉音，王福成雖然儘量說「普通話」，而我一聽便知他是陝西人。我們獨處時，我開門見山地說：「我是鳳師附小畢業的，你呢？」此話讓他大吃一驚。原來，王福成畢業於鳳翔縣中，就是我考上但未去唸的那個初中，因爲鳳翔再也無高中了，他

是由父親託人進入輔導處的，因爲聽說這兒水準低，乃跳升高二。我要求星期假日去他們家吃哨子麵，他一口答應，要求陪我去東關外競存中學找周效棟時，他面有難色。

其實，幾乎到鳳翔的第二天，張賢政就陪我去周效棟他們家了，他們搬了家，我們大聲地把寡婦房東呼喊出來，看樣子她實在不知周家搬去何處。又去南街李英超家，天長商行還在，李英超他們也搬家了。王福成告訴我，競存中學半夜裏常常被軍警衝進去抓人，我們輔導處穿了老虎皮(指軍服)的人去，常常被打個鼻青臉腫，保不住沒命了也很難說。

「爲什麼？」我問。

「他們都是共產黨啊。」

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聽到「共產黨」這個名字，看來，我在寶雞看了三年的小說，又自以爲是社會大學的，是白花精神了。此時距馬克斯發表「共產黨宣言」已經事隔九十六年，而距大陸的共產黨把我們趕到台灣來，僅僅剩下五年了，後來知道競存中學的創辦人和校長車向忱（１８９８－１９７１），是抗日勝利後的民國三十四年才

去陝北正式參加他們，那時怕只是一個共產黨主義的同情或崇拜者，類似車向忱這樣的知識份子，當時中國很多很多，其後被國民黨暗殺的西南聯大教授李公撲，聞一多均屬此類。

王福成又勸我，即便保證周效棟讀了競存中學，競存沒高中，周效棟也應畢業離校了。因此之故，大操場上我的失神大哭把他嚇跑，就成爲我們的最後一面。

我高中認識的第二個朋友是趙雙檜，他自己一再解釋他的名字是趙雙「快」，不能唸成雙「會」，大概總是怕被人和賣國賊秦檜混在一起，他是河北省高陽縣人，乃真正「流亡學生」，他們那些人都是先到一個叫做「界首」的三不管地帶，再偷渡到大後方的，事隔多年，已記不清楚他的逃亡故事。他是在北平讀了高中一年級，隨身還帶著一本「三角學」教科書，紙張比大後方的土紙好，在他的書和他的指導下，我把高中一年級必修的三角學弄了個半懂。

我們事實上和一般的高中沒有太大分別，每天八節課，沒有燈當然也沒有晚自習。國文、歷史、地理有老師講課但無課本，得自己筆記。數學每人發了一本「范氏大代數」，課本是舊的，有的沒封面，有的沒封底，書很厚，

老師也認真的教，但上課不點名，所以缺課的很多。英文老師叫趙嘉理，名字就顯得洋氣，上課時的第一句話都用英文問大家好，教得如何，學了什麼，全無印象了。我和趙雙檜最喜歡的是「三民主義」課，老師姓名全忘，我猜他是軍校時代的老教官，上課時除了粉筆什麼都不帶，我們也無課本。他的第一堂課是由鴨片戰爭開始，等於三民主義只講了一民，即「民族主義」，他對屢次列強入侵，割了多少地，賠了多少款，簽了多少不平等條約等，倒背如流，把我們一群青年人煽動得義憤填胸，等說到甲午戰爭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時， 胸中的怒火幾乎要爆炸了。趙雙檜一再地說：「此仇不報非君子！」

不久，他就找到了報仇的機會。

民國三十三年底，蔣委員長號召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口號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那些日子真正是壯懷激烈。趙雙檜在簽名大會上用人家準備好的刀片劃破手指，以鮮血簽名，同學們蜂擁上台在白長布條上簽名，有的呼著口號，有的熱淚盈眶推擠向前。歷練過那一激情年代的年輕人，我深信或多或少，或東或西在某一角度會影響他們的人生觀，包括我這個反對軍人論者。

我們輔導處由於大部份同學都是逃亡出來的，從軍的人很多，此事好像與鳳翔縣縣長的年終考績有關，縣政府發了從軍同學獎金。趙雙檜還用此獎金請我在縣府前的攤位上吃了蕎麥和樂。當時「中國的命運」一書是否出版？我不記得了，我們吃完蕎麥和樂回來的路上，談了很多。我和周效棟之間的事對他說過，我發誓不當軍人一事他也知道，似乎看出了我的愧怍之情，反而安慰我，可以努力讀書，將來當上工程師，總得有人留下來建設我們的國家呀。

鳳翔縣政府僱用了許多輛用騾子拉的轎車，他們四人一輛乘車去虢鎮。我一直尾隨車後送他們出南門，跟著趙雙檜的那輛車走，他也探身出來，他，我都哭了，他一再抽抽噎噎地叫著：

「回去吧！記著好好讀書，回去吧.....」

我執意繼續跟著，一直到車速快到追不上了，猶站在原地看車子遠去，遠去。我們的泣別絕對比易水送別的場面更爲熱烈，更多熱淚。

趙雙檜他們沒有機會碰到日本鬼子報仇，我們學校的同學都是先到昆明，再飛印度，接受汽車駕馳兵訓練。我

和他一直在通信，從他的來信中知道巧克力這個美味食品，等真正嚐到巧克力才知道和五四時期作家所寫的「朱古律」是同一回事，趙雙檜信封上的印度郵票我珍藏多年。民國三十八年年初，我在廣州時他已經接到退伍命令，來信說要回老家，命我暫時不必回信，他的老家在河北省南部的高陽縣，早已在「共匪」手中，他怎麼回去，令人費解。或許，他在服役青年軍的五年之中，受了什麼人的影響，也不知道。他沒有來台灣。

那些歲月的日子從某一角度上看，算是「艱苦卓絕」，實際也是熱情澎湃的，眼看著三十四年春天到了，想著，好快，暑假後就可以升高中三年級了，可惜我的高中三年級只讀了一半。

第九章　他的烙印我的烙印

我們有一位同學姓阮，個子小小瘦瘦，兩隻眼角明顯下垂，不知他是那一班的，只是每天兩次吃槓子饃時才會出現。另一個他肯定會出現的時機是下雨的時候，雨越大他的聲音也越大，原來他會瘋狂地在校園中狂奔，並告訴大家：

「下儒了！下儒了！」

人家告訴我阮同學的故事。他是湖北人，湖北人把「雨」字讀爲「儒」音。他老家在湖北省長江沿岸的某縣，有一天下了大雨，隨即大水漲進家屋，隨即家、村子、一望無際的土地都沒有了。他飄了出來，漂到一棵老樹梢上，他抓緊樹枝，不記得撐了多久，大概到了幾乎沒有知覺的時候，才被救了下來。這個傷痕不知何時才能愈合，他不斷在校園中狂奔叫「下儒了，下儒了」，白天晚上都如此。得麻煩請隊長們出來，強迫他到空的房間去，他關在裏

面，仍然在叫：「下儒了！下儒了！」

那天，我是說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中旬某日，我們正在課室裏上課，遠遠又聽見「下儒了！下儒了！」的叫聲，大家都知道一定是外面在下雨了。而驚叫聲慢慢近了，聽來不像是「下儒了」，更近一點，有一位同學滿臉錯愕地回頭問我：「是勝利了？」呼叫的聲音已經到了教室門口，那人推開門，向正在上課的姜老師和大家喊著：「勝利了！」

無論如何，對日抗戰勝利這等大事，我還是認爲值得一說。只是談這等大事得費多少文字？難怪有人預測，未來可能無人要看小說了，和影像傳播來比，用影像更有效率，只需給我三十秒，我可以用十個以上的鏡頭交待抗戰勝利對大後方人的衝激，有笑容、有哀傷、有眼淚，「漫卷詩書喜欲狂」只需一秒三十就夠了。

在鳳翔那個小縣份，慶祝抗戰勝利的活動也很可觀。大操場上連著三台秦腔大戲，除了原有的司令台外，另在東、西各搭一個臨時的戲台，有三個秦腔劇團同時上演。我和王福成站在大操場中央，不知看那一台才好，王福成似乎比我成熟一些，他帶我去看一輛一輛的騾車，當地人稱爲「轎車」，它們停下把騾子卸了，用長凳架在兩根車轅之間，還真像一頂轎子。轎簾多半是垂下來的，轎簾中間挖空，講究點的還鑲上玻璃。王福成特別讓我看由轎簾

下伸出的一雙又一雙的小腳，那可都是有錢人家的內眷，只有在這特別的場地，才會一下子有那麼多有錢人的內眷出現，可惜只能看見她們的小腳，只能論足，無法品頭。

我們學校有全鳳翔縣唯一的大禮堂，連演三天夜戲。那三天有兩天是京戲，一天是河南墜子戲，通通是業餘湊成，行頭借自何處不清楚。鳳翔沒有電力，據說縣長也來看戲了，大家都照樣坐在昏暗中，要等到快開演了，才有人匆匆提兩盞「汽燈」掛上。我在寶雞連多幕的換景話劇都看過了，不覺得有什麼特別地「盛大」。

有些同學開始整理行囊，好像就要啓程回家，其實，鐵路東邊通到潼關沒有問題，以後的隴海、平漢鐵路是否通車，一無資訊，倒是「共軍流竄」,「共軍阻礙我接收工作」等新聞接踵而至，同學們逐漸感到勝利的果實不如想像中的那麼甜美。父親是由遙遠的蘭州來信告知我勝利之事，爲了養家，父親單獨一人闖蕩甘肅蘭州，總是那方面有熟人才去的，去了是否掙得到養家的錢，信中沒有告訴我，但是我知道，但凡日子過得舒坦些，父親都會寄些小錢過來，那一次以及前兩次來信，都沒有附寄滙票。

八年抗戰在一半以上的中國人心上都烙了難以忘懷的傷痕，而對於我，似乎考驗才剛剛開始。學校方面有了讓

我們感覺得到的變化，教務長去了西安，一直到我離開未再見他回來。有兩位老師走了，其中教物理的李老師原本就常常缺課，這一下索性不來了，這樣不知過了一個月還是兩個月，發生了「松花江事件」，同學們才知道情況的嚴重性。

「松花江事件」當然是我給 它起的名字。緣由那天下午晚餐時候，饅頭沒有送來，那時我們每天兩個槓子饃，別無其他，喝水，也是喝從井裏打上來的生水，但到時候大家仍會聚在一起，十人圍成一圈，各自坐在小板凳上等待，伙伕抬饅頭過來，每個盆中放十個，由一位同學端回去，大家一塊吃。那天黃昏，大家等了很久饅頭沒抬過來，最先是一兩人去伙房看，後來幾乎全聚在伙房前了，似乎未曾舉火，大家或坐或倚，集聚在麥草堆上等待。天快黑了，不知那位同學開頭，唱了一句：「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接著，大家跟著哼唱，當唱到「那裏有我的同胞，還有哪，年邁的爹娘！」時，已經有人啜泣，坐在我旁邊的王福成竟也泣不成聲。

天已經全黑了，我不知自己想些什麼，哭了沒有，反正就在一片啜泣聲中我矇矓睡去。有人把我推醒，遞了一個冷饅頭給我，不是平常吃的槓子饃，我半醒半睡地咬了一口，啊！什麼味道？就在這時她出現了！不是她的眼睛

是她的聲音：「不能扔！你忘了寶雞吃餿麵的那一大一小嗎？仔細地把饅頭皮剝掉，還是能吃的。」我完全醒了，沒有找到她的影子，但看見手上的饅頭皮上有一層綠色，我翻來覆去地把皮慢慢剝了，吃下去仍然有飽足的感覺，謝謝她！謝謝天。

後來知道，那天晚餐所需的麵粉前一天就沒撥到，學校當局很辛苦地爲我們四處調借糧食，借麵粉已經緩不濟急，才臨時找饅頭給我們，學校當局也不容易啊！我吃饅頭之前，先仔細看看外皮，並剝去不潔部份，是那兩、三天養成的。學校當局的苦心，不止表現借饅頭上，爲了我們這群形同有家歸不得的學生，接下來的安排更看出對我們的愛護。

不到半個月，位於重慶海棠溪的警官學校，就專門派人到鳳翔縣我們學校裏貼佈告招生，不久，空軍官校也來招生了，我們班上有一位吳姓同學報考空軍官校，居然沒有考上。學校向我們宣佈，凡是考上各類學校的，學校一律發給高中畢業證書，而且是用西安中正中學的名義和大印。

我怎麼辦？我發過誓，誓不當軍人。陝西省當時有兩個大學，一個在西安寶雞中間的鐵路線武功，叫「武功農

學院」或「西北農學院」，根本沒有理工學系，另一個在陝南，就是得越過秦嶺，那兒的叫「西北大學」，是真正的大學。不管考那個學校，總得知道人家有些什麼科系？何時報名，何時考試吧！這叫做「資訊」，學校費盡了力氣幫我們找免學費的軍、警學校來招生，卻未提供其他學習資訊。我此刻只是談談而已，學校即使提供了，以我只讀到高三上的程度，也未必考得取。第二次空軍官校來招生的時候，我也報名了，一個小學生亦即兒童的誓言何必當真呢？

第一項身體檢查，就知道自己當不了飛行員。原來我已經有了近視眼，難怪上解析幾何課時，總是看不清楚黑板上的粉筆字，總以爲黑板沒有擦乾淨。但他們允許我參加筆試，可能是我們學校的水準真地很差吧，報名了一大堆，只錄取了約五、六人，包括我和王福成在內。負責口試的軍官坐在教育長室裏，空軍制服和陸軍制服不一樣。他告訴我，可以讀空軍機械學校，同樣是報效國家，我只有答應的份，王福成被指定讀空軍通訊學校。

當然我得先回寶雞向爸媽報告此事。

父親已經從蘭州回到了寶雞，臉上似乎還有尚未退盡的風霜。一個孩子年紀長大一些，他的父、母親就會更老

一點，此乃簡單的邏輯，只是我去了鳳翔十六個月，父親蒼老了的顯然不止十六個月。父親的第一句話問我：

「你確定知道是讀軍官學校？不是當士兵嗎？」

我解釋我們佈告欄上說的是空軍軍官學校，而且下角上貼了一張報紙上登的招生廣告。父親立刻站起身來，握住我的手說：

「走，我們到社教館門口看報去。」我發現父親握我的那隻左手臂，竟有些顫抖。

報紙上當然沒有空軍招生廣告，廣告不是每天登的，那是十一月，也不是各學校登招生廣告的季節。回家的路上父親沒有說話，如以前一樣，他在前面走，我在後面跟著。我和父之間的關係向來如此，他就像個父親那樣，把養我、育我、教我當成他的責任，至於什麼「愛」呀，甚至微弱到「關心」，都不會表現出來。

回到家裏坐下， 他問我想吃什麼，，已經是記憶中的第一次，家裏要吃什麼，總是爸爸說了算數，怎麼會問孩子？不過，他沒等我回答就跟媽說：「吃餃子吧，猪肉韭菜餡的，我們也很久沒吃了。」

然後父子兩人對坐在那兒，我抬頭看了他一眼，發現父親竟然很快地把盯著我的目光移開，我又低下了頭。很

久，好像空氣都凝結住了，父親才開口說：

「你舅舅呀----」

我抬起頭，他的話又止住了。幼時心中的爸爸不是這樣的，他和朋友們喝酒聊天，說他當年在太原跟一個法國人學法文，並當場秀給朋友們聽，他很會說故事，也能惹朋友們哈哈大笑。爲什麼如今這樣了？難道八年的勞苦奔波真能夠奪走像我爸爸那種氣慨的男子漢志氣？我等了很久，只好接著他的話說：

「我懂，我全懂。要不是舅舅發生不幸，或許我能在西安選個好學校唸，將來定能完成您的願望，讀到大學畢業。」父親認真地聽，而且在點頭，可是他卻把頭偏了過去。我又接著說：「不過現在這樣也好，空軍軍官是不一樣的軍人，我只要好好讀書，將來好好幹，說不定…….」

父親驟然轉回頭面對我，他的臉好紅，眼睛更紅，眼淚噗噗而下，泣不成聲地說：「可是你什麼時候才能回來呀！」

千難捨萬難捨，我還是拜別父母親去空軍報到了。

天下的父母親們都會和子女離開的，父母親們先去，算是老成凋謝，子女們先去就是悲劇。我是獨子，我這一去形同永別，因爲我們此後未再見面。他們晚年靠我妹妹，我那麼早離開他們，他們等呀等呀的，我父親等到七十八歲，母親八十歲，我真希望他們相信台灣只有香蕉皮吃，他們的兒子早就死了。以免他們年紀越大，越爲思念，思念那生死未卜的兒子而難以入睡。

對父、母親的罪惡感，是千江水，萬條河也洗不去的。我必須忍著昏花老眼的不便，把瑪拉寇斯的事跟你說明白，就算是我贖罪的方式之一吧。

第十章　　重慶銅梁舊市埧

在我成長的那個年代，想要選擇自己要走的路，幾乎是不可能的。大環境如同巨流，不僅僅是年輕人，即使像我父親那樣的成年、中年人，也都只能在巨流中翻滾，巨流裏滿是漩渦，被漩渦捲著，我最後還是成了職業軍人。僅僅一年以前，我還允諾趙雙檜成爲工程師報效國家的！

我和王福成一塊由西安乘軍用飛機到重慶九龍坡機場，又領了路費到銅梁縣舊市埧入伍，凡是那一時期進入空軍學校的，都在這兒受過洗禮。重慶附近大都是丘陵地形，凡是有一塊較大平地的都叫「埧子」，常常成爲鄉鎮或市場。舊市埧亦如此，中間的平地做爲操場，圍著平地幾幢具四川特色的四合院，分別進駐每一「隊」，只有第七、第八兩隊是在操場西邊的草屋建築裏。不知怎樣，我們政府總是捨不得蓋像樣一點的房子給軍人住，不是徵用民宅，就是搭草頂的臨時建築。

我們的正式稱號是:「空軍入伍生總隊」,最高領導是「總隊長」,總隊長後來還到了台灣。每一隊有「中隊長」,我是機械第九期,在第七中隊,王福成被編入另一中隊,到成都以後,聽通信學校的同學輾轉通知,知道王福成病死,算是不幸而早夭,他絕對是個滿腔熱血的陝西漢子。我們的入伍生總隊分駐在各營房,沒有正式的大門,且,有一條大約可容一輛大卡車通過的路跨越營區。當年規畫舊市坝營區的人,在由銅梁縣進入舊市坝的營區範圍前豎立了兩根柱子,分別刻著:

民族復興路

空官第一關

同學們紛紛立在柱前拍照留念。很顯然這十個字有兩種意義,第一,要想成爲空軍男兒,此處是第一個考驗,結訓完畢時,還有不幸被淘汰的同學。第二,想要讓我們中華民族復興,必先要發展空軍,沒有空軍,國家怎能不被欺凌?八年抗戰時,日本飛機可以轟炸我們重慶,西安,寶雞和其他各大城市,我們幾曾轟炸過日本的東京,大阪?然則,把國家這樣重大的基礎建設,竟然如是簡陋的規畫。或許他們會說,回到杭州筧橋才是我們真正的培育

空軍基地，這兒，只能說是「逃難」罷了，也算對。

在我們操場的南邊有一條小溪，下午出操完畢，便脫個淨光跳入小溪中洗澡。小溪再過去，就是鼎鼎有名的大巴山了，「巴山夜雨漲秋池」應即指此山，山，就在我們眼前。我們常常在隊長的率領下，沿著曲曲長長的石階登上山去，沿途路旁有不少水池呈灰白色，去的次數多了，我知道裏面浸泡的是竹子，待竹子被石灰等化學物質浸透，浸軟，讓竹子的纖維分離出來，便可以用爲造紙原料，造成的紙叫做「火紙」，乃吸水煙袋不可少的。用火紙搓成的紙捲，自燃很慢，用嘴輕輕一吹，便成火焰，等於現在的「打火機」。五十歲以後，我也抽煙斗，煙絲，在買到可扭轉式的打火機以前，常常想到四川的火紙，火紙可以從各角度點煙斗，且沒有火柴剛剛畫燃時的磷味兒。

我們登山時，常常看見從山頂下來的挑夫，這是川、云、貴一帶特有的行業，他們頭頂盤著白頭巾，穿藍布大掛，前擺掀起來別在腰間的寬布腰帶間，足下跟我們一樣穿著草鞋。他們用一條看來軟軟有彈性的竹製扁擔，兩端挑著體積很大，不是很重的火紙下山。扁擔會隨著下山的脚步一閃一閃地，想來，這是一個積累經驗而成的節省力氣的方法。

不知道多少年後，我看了豐子愷（１８９８－１９７５）的一幅水墨漫畫，畫中簡潔的一階一階重慶式的丘陵石徑，只有一位挑夫，彷彿也是挑著類似火紙那樣體積很大的重物，挑夫抓獨地行走在寂寞古道中，畫紙上題了七個字：

一肩挑盡古今愁

我曾經對那幅畫凝視了很久，此事應是發生在台灣，且是到了台灣多年以後，又是大陸探親開放多年以前，那畫，竟然觸動了我的鄉愁，想到了舊市埧，又想到了寶雞鳳翔，還想到了離別父親時，父親的眼淚。

入伍訓練的內容乏善可陳。約爲三、四個月後，民國三十五年年初，我再次遇見了她，你爲什麼還要問她是誰？我不是說過我已經和她見過三次面了嗎？我和同學張春翔一同被選爲我們隊上的「中山室委員」，任務是領了公費到銅梁縣城去採購文康書報，那得走很遠的路，中午用誤餐費吃飯，晚餐前趕回隊部。張春翔也很有趣，他父親在重慶青木關音樂學院附近開一家雜貨店，學生和老師們是他父親的基本客戶，且，他自己也決定民國三十三年高中畢業後要考音樂學院的，沒想到三十三年初就被炸了，日本飛機主要目標是音樂學院，沒想到炸偏了，整個鋪子遭

殃。他乃考了空軍，想必是要駕飛機到日本把冤仇報回來，大約和我一樣身體檢查沒有通過才改學機械的。他從空軍機校畢業後分發上海江灣機場，到台灣不久就申請退役，約爲民國五十九年，張春翔已經是三重一家農具生產工廠的老闆，此是後話。

那時，我們一塊走路到銅梁，他仍一口四川鄉音，也很直率。有自行車從我們身邊輢過，他會一直盯著車子看，一直到車子轉了彎不見踪影，他才用四川鄉音讚嘆說：「洋馬兒跑地好快哦！」羨慕之情溢於言表。張春翔很隨和，買什麼書都由我說了算，錢有限，也沒買到什麼像樣的書，倒是報紙，說是要給隊上訂一份日報。那時好像有大公報，中央日報等，但我一眼就看中了頭版上登著一幅陌生照片的「新華日報」，照片上的是毛澤東，張春翔說訂這個報紙不好吧？我說可以啦。我們就訂了一份，後來知道那是在大後方唯一的共產黨機關報。想來當時毛澤東正在重慶和蔣委員長討論中國戰後的重建問題吧，或者更正確地說，他們是在討論如何分贓的問題才對。做爲勝利國，敵人除了掃地回他們自己老窩之外，留下來的就只能任人宰割了，國民政府對這事有一個專門用語：「接收」，負責這種工作的人稱爲：「接收大員」，個個都是肥缺。老共那方面怎麼稱呼不得而知。

從銅梁回來的路顯得比去時遠多了，我們找到路邊一處小山坡上，斜躺著晒太陽，重慶冬日的陽光真舒服，自小生活在北方的我，幾乎要被那可愛的陽光薰醉了。就在矇矓的片刻，她飄然出現，她長大了些，可她的雙眸仍有童稚的純真，她對我露齒而笑地說：

「那人，你喜歡嗎？」

我們之間似乎有那種被稱爲「靈犀」的默契，我立即知道她問的是什麼人，因而立即回答說：「我喜歡，一看就喜歡了。他慈悲寬厚，他會愛護我們的人民，把大人小孩帶到天天過年的美好世界去。」

「你說對了！」她又飄然而去。

如果我現在接著說，我跟她算是有緣份，可是，我跟她的緣份不如我跟美國的多。你一定會覺得，這是什麼對什麼呀？未免扯得太離譜了吧？一個是人，一個是國家，什麼緣份不緣份的？其實沒有扯太遠，因爲我的第一份職業 ｜氣象員就是因美國而獲得的。

我原本入伍訓練之初，是空軍機校第九期正科學生，入伍訓練之後會到成都的空軍機校繼續學業，這話應提早

從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號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事變說起，珍珠港事變最少最少也改變了我的第一個職業，由空軍機械員變成空軍氣象員。珍珠港事變以前，美國不願意蹚中日戰爭這渾水，可是之後不得不和日本宣戰，也不得不幫助岌岌可危的中國。並派了「空軍志願軍」，其實都是職業的空軍飛行員到中國來，這就是後來的「飛虎航空隊」。他們到了昆明，發現中國的所謂「空軍」，只有幾架蘇聯援助的舊飛機，要命的是各地區的天氣報告都不全，不知道目的地的天氣，讓飛機如何飛。我們的空軍當局，那時尚未成「軍」，只稱爲航空委員會，乃急起直追，立即在當時的昆明軍官學校撥出一部份學生加以六個月的快速訓練，即派往各地督導氣候測報工作，不要求他們「預測」天氣，只求按時、準時地把當地天氣現況報告出來即行，此即我們氣象第一期的學長，我，則是第八期，且專業訓練時間已延長爲一年六個月。

先到舊市埧的氣象科同學不足十人，編在我們機械隊上，因人數不足無法開班，這十人中有兩人是北平人，看在同鄉份上極力說服我轉行加入他們。這事我想了很久，無論是機械還是氣象，上面都有個「空軍」的冠詞加在上面，都有違我反對當軍人的原則，只是覺得「天氣」這個字，比「機械」的想像空間大多了，機械不管怎麼想也離

不開飛機，天氣則海濶天空，於是答應了他們簽字改行。不久，我的兩位同鄉就發現我是多餘的了，因爲立即有從南京和漢口兩地招來的一百二十多個新生來舊市埧報到，再加上原有的十來人和我，使氣象第八期的人數超過一百三十人，成了舊市埧人數最多的一隊，我們編入第九隊，隊部在操場西北角上的一處四合院，和四合院緊鄰的是一處低矮的農宅，說不定他們才是原來四合院的主人，他們經營四周的水田栽育水稻，也兼營養豬，也兼賣點四川特產的麥芽糖，芝麻桿兒，我是他們的主顧之一。

所謂的人伍訓練，大概自從袁世凱在小站練「新軍」以來，大抵均相同吧，無非是立正、稍息，向左轉、向右轉，然後是更爲無聊的整理內務，把棉被壓成豆腐干模樣。這那是想訓練勇敢軍人？多半是懷著想把我們弄成白癡，好聽任他們擺佈的鬼胎。因此，我們若用「快跑」方式倒看這一段錄影帶，則除了幾個我被處罰兩腿半分彎，並頭頂棉被，或被罰腑立挺身二十下幾個鏡頭之外簡直無啥可看，倒是有兩個有關於「吃」的鏡頭，值得停格下來讓你觀賞一下。

事情均發生在我們到大足旅行時，我當時並不知道大足的佛像石雕群是僅次於龍門、雲崗、和敦煌的中國第四

大摩崖石刻，我是名實相符地走馬看花。反而是一個中年和尚吃飯的鏡頭吸引住了我，鏡頭爲什麼至今仍深印在我心上，我也說不上來。我們是單排行軍，一面在小路上前進，一面看右手邊從大山巨石劈雕而成的站、立、坐、卧等姿態各有不同的佛像，就是在這時候，那個正要吃飯的和尚把我的目光從佛像上吸引到他身上去。

他，那位至今猶未忘記的和尚，他，露天盤坐在小路偏低處一座平坦石頭上，他並沒有雙手合什或祈禱、感謝什麼的，他，只是坐在那兒，面前一大碗剛煮成的白米飯，因爲旁邊只有一小碟紅色辣豆瓣爲菜，因此顯得那碗飯特別的白，看著看著，他就以左手端起了大飯碗，右手用筷子扒一大口入嘴去咀嚼，這才以筷子醮點辣醬伸入嘴裏吸吮，且他根本沒有注意甚或感覺出他的上面有一個長長行列的軍人，正在經，過且在看他。後來許多年，我看了日本鈴木大拙寫的一系列有關禪的著作，也看了不少我們台灣出版的有關禪宗頓悟的故事，那些得道大師修成正果的過程，全都是心傳心，無法用語言或文字來表達的。我正是如此，我無法告訴你那個專心吃飯的和尚，爲什麼會讓我記憶到今天，至於說他讓我悟得了什麼，似乎更誇張了。總之，我一定癡立了很久，被後面的同學大聲提醒，我才，我後面的同學也是，用小跑步跟上了前面的隊伍，原來我們已經比人家落後三十公尺遠了，想想，人家遊了

名勝古蹟感懷必多，而我只記得一個和尚吃飯，真是俗得可憎。

第二個值得你倒帶一看的鏡頭，也是和吃有點關係，但並不完全是吃。四川省大足縣有一位退休的將軍，應該是我們教科書上所稱的「軍閥」，比周效棟的爸爸階級高了許多，年紀也大了很多。每次有舊市埧的空軍入伍生到大足縣旅行，一律由他作東請全體同學們到他府上吃飯，吃的是酒席，無酒，但有拚盤，四小炒，四大菜，甜點。吃的當然值得一記，也許更重要的是他對我們的「訓話」，隊伍排成凹字形，就在他們家的前院天井，足見他的住宅有多大，他，由一位類似於副官的人陪著，均穿便服在我們面對的門前出現，隊長大聲下口令喊：「立正」，然後用標準的軍人動作轉身，並向前小跑幾步，再立正，行舉手禮，等他回禮了，隊長才大聲說：「恭請司令訓話。」

他的訓話自然了無新意，無非是中國被列強欺凌了近一百年，未來的發奮圖強，便仰仗你們空軍了。我後來看了類如「傳記文學」那等雜誌，知道「軍閥」們之中，也有真正愛國，胸襟開濶並以清廉自許。眼前這一位，似乎在下野之前，並沒有忘記爲自己存足夠的金錢，在家鄉蓋一幢享用終生的大宅院。

吃了人家的飯，但我沒有記住他的姓名，我們台灣仍有許多在舊市埧受過洗禮的退休空軍，或許他們之中有人

記得這位將軍，三、四年之後大陸就風雲變色了，他還能保有他的房產、財產，甚至於身家性命嗎？

舊市埧的經驗只讓我體認到一件事，即，無論何國、何處的軍人，無論胸前排滿了多少勳章，表面上多麼令人敬畏，其實這等人只有一個出身----入伍訓練。要先扮演傻瓜，一個命令，一個動作，最好是如同沒有思想的木偶，踢正步前進時，不能被視爲一群人，要如同一排一排的木偶。扮演傻瓜成功了，才配稱爲一名軍人，我很繳幸地也僞裝成功。

入伍訓練完畢，乘上軍用大卡車，由舊市埧上車，路經遂寧縣住一夜，再經樂山縣，於次日下午到了成都校本部。我們如同一批貨物，舊市埧的長官把我們排成凹字形，報數，計量，連同名冊一併繳交成都校本部。

第十一章　　受洗禮的大都市

以二十世紀大部份的歲月來說，中國人只要是讀了些書的，都不免要接受或美國或蘇聯的洗禮，胡適博士很小很早就受美國洗禮了，我則自成都始。

我們學校在一條飛機跑道旁邊，跑道叫鳳凰山機場，原爲二戰時的美國空軍基地之一，我們去時美軍已去，於是把房子讓給我們學校當校舍。 圖書室裏還剩下許多英文的口袋書以及 Ｔｒｕｅ　Ｓｔｏｒｙ 之類的雜誌，同學們之中大約只有李毓霖看得懂。

美軍雖然走了，仍留下兩個美國人，一個上尉一個士官，他們每天在實習氣象台中工作，學校當局也未曾想到讓他們來給我們上英語會話的課程。兩個全是白人，上尉的個子奇矮，船形帽掛在腰帶上，我總覺得他應該把帽子戴上才像樣一點，他頭全禿，只剩下兩隻耳朵上面還有些頭髮，這也罷了，可他偏偏要把兩旁的頭髮用髮油硬梳到

頭頂上去，我由他身旁經過，低頭看他油亮的頭頂和幾絡貼著的黃毛，怎麼看怎麼不順眼。

那士官倒還像是電影中的美國人，偶然在廁所中會碰見他。我們的廁所是一個池子，前面有水泥台，大家站在台上小便，兩節課間休息的時間不多，便池台上常常是排成一排的。若是美國士官在小便，便佔用很多時間，他小便完了，猶在用力摔他那玩藝兒，是有什麼毛病？還是有意想對我們中國人炫耀些什麼呢？其實他的那一根也不怎麼樣。

我從來沒有和他們說過話，可是李毓霖不同。李毓霖是江蘇吳縣人，就是如今所稱的蘇州，他是真正的蘇州高中畢業的，那可是當時全國著名的中學。他很自然地和美國軍官談天，慢慢地就可以到實習氣象台去串門子了。進入學校後不久，李毓霖突然叫我去氣象台，說是要給我看一樣東西，好在洋人不在，我就跟他進去了。

他帶我到一個很大的斜方桌前，那是後來我們畫了一輩子的天氣圖，他指著桌上舖著的一張天氣圖讓我看。那是我看過的最棒的洋紙，在中國戰區當然是用東亞地圖做天氣圖的背景，上面的海洋、陸地、山脈、河流，甚至中國各省的位置都有標示。學氣象的好處之一是天天看地圖，所以對各國家、省市的相關位置都有清楚的概念。李毓

霖指著中國東北部的那一塊問我，那是什麼地方？這不是廢話嗎，「東三省，現在改爲東北九省了，這是考我嗎？」我沒好氣地回答他。「你看，他們怎麼寫？」他指著一行英文字問，他明明在諷刺我的英文程度嗎，「我怎麼認識！」

原來，李毓霖真正的目的是告訴我，他們「老美」(他向來是這麼稱呼美國人的)把東北標示爲「滿州」，新疆標示爲「東土耳其斯坦」，西藏和外蒙古更不用說，早就畫在中國之外了。

很多年後，我曾經有意把李毓霖和我之間，既矛盾又友好的關係，寫成一篇約三萬字左右類似於回憶，又有小說形式的文字，腹稿都有了，但是立刻就想到，即使寫出來了，到那兒發表呢？開放大陸探親以後，知道李毓霖早在十一年前，即被打成右派瘦死獄中。

時代的巨輪轉動到某一時空的座標交會點時，就會鼓動兩批想法不同的人，展開喋喋不休的爭論。中國古代的大臣們有爲了爭皇帝該立何者爲太子一事，不但爭，且有以身相殉的。我和李毓霖包括舊市埧在內，前後同學了兩年半，舊市埧排隊時是同一班，成都教室內前後排，那正是我強說愁滋味的年齡，把自己在虢鎮碰上的槍殺逃兵、寶雞凍死的乞丐都告訴了他，對這些他都願意且耐心地聽，每次他旳結論多半是：「國民黨政府的確十分可恨。」

只是，葵花的事，我一字未提，葵花應該屬於我，我一個人，無法與任何人分享。

李毓霖想教導我一些什麼，可惜我這個來自於鳳翔、寶雞身上沾滿泥土味的青年人，到了成都猶如到了----縱然不能說是美國，最少離美國很近了。他的教導完全聽不進去，因爲整個的成都市都爲美國瘋狂了。

到成都的第一個假日我即去了城裡，來和去都得步行一個半小時，而我是每逢休假日必去，因爲我迷上了美國電影。最熱鬧的春熙路上，兩旁商店賣的是原子筆、原子襪、原子雨衣，偶然有美國大兵走過，必摟著中國姑娘，街上的中國人會伸出大姆指說：「頂好！頂豪！」

美國電影也真的好看，彩色的叫做「新藝綜合體」，電影看多了，自然會得出一些結論。知道他們出出入入都開漂亮的小汽車，美女們尤其愛開敞篷車，美國人無憂無慮，每天不是唱歌便是跳舞，白人、黑人同樣幸福，黑人露著特白的牙齒唱歌，歌聲低沈而動聽。他們有吃不完的奶油蛋糕，上面有厚厚的一層白色奶油，很少看他們吃，大約是吃膩了，他們的蛋糕是用來砸人臉龐或砸我們學校那位上尉的光頭，用以逗趣觀眾的。

每當星期日夜晚，我們從城裏回來看了美國電影的同學，必會在寢室興奮地討論，或贊揚片中的故事或男女主

角，幾乎每一次到最後，一間寢室怕有三十人左右吧，都被李毓霖喝止，說是打擾了別人睡眠，大家都會自動停止，有話也只能留到白天再說。大家並非怕他，說老實話，我們心裏都明白，這個人得罪不得。但我還是把他得罪了，且連續一個月，我們彼此沒有說過一句話。緣由是我買了一雙美國大兵皮鞋，當然是二手貨，是學校一位學長推銷，說是我的腳夠大，特別賣給我的。美國鞋，儘管是二手貨，絕對是真正的美國牛皮做的，穿在脚上自然虎虎生風，免不了會有點洋洋得意吧，李毓霖問我花了多少錢，我如實回答他，他只冷冷地回了一句：

「連美國的屁也是香的！」

這事能善了嗎？顧不得其他，我一拳揮了過去，沒有打中他，被同學們拉開，此後我們彼此沒有再說過一句話。直到下一次又考「動力氣象學」的時候，他就坐在我的前一排，敲敲他的背：「第四題」，很快，他便伸左手遞過來，再敲敲，「第七題」.....這些答案我抄了之後，很快由旁邊同學抄，再向前傳，很可能最後流向了第一排，這樣的同學怎麼能不講話。

李毓霖推介給我的第一本書是「大眾哲學」，署名「艾思奇」的作者著，文字淺顯易懂，談些由量變到質之類

的內容，那時的我渴望知道一些「哲學」，是屬於生命之類那種抽象的，「大眾哲學」中沒有，不過我也未察覺出大眾哲學的論點，和看美國電影，穿美國大兵皮鞋之間，有什麼矛盾。他推介我的第二本書很薄，叫做「新經濟理論大綱」或類似的題目，我也從第一頁看到最後一頁，那本書犯了一般談經濟學的通病，喜歡用一個或更多的術語，解釋另一個難懂的專用名詞，還他書時直接告訴他，我看不懂，到今天仍然不喜歡看談經濟學的書，或評論等短文，依舊是因爲看不懂。

他也推介我看了一部蘇聯影片叫「寶石花」，彩色的，故事內容忘了，結尾也差不多是大團圓式的男女主角相聚一起。他等我回來，迫不及待地找一處草地坐下，問我的觀後感，其實是他急著要說出他自己的觀後感。他難得熱情地說：

「你看，人家蘇聯拍的電影多棒，彩色好，故事好，女主角漂亮，美國片跟人家一比，算個什麼。」

那部「寶石花」電影真地不怎麼樣，大約是一個由俄羅斯民間故事改編的，結尾是精誠所至，金石爲開，寶石花開了，男女主角終於能夠再相擁抱。彩色較之於「出水芙蓉」遜多，而且劇情沉悶，那像美國片那樣歌舞飛揚。

他顯然希望我同意他的看法，但我立刻找到了他的弱點，對他展開詰問，我說：

「你不是說蘇聯方面信仰唯物論的嗎？」

「當然。」

「那爲什麼片子結尾時，因爲女主角的一片癡情，竟然使寶石開花了，豈不太唯神一點了嗎？」

「不是唯神、唯物的二份法，有了信仰且認真實行了，寶石就會有開花的一天。」

「李毓霖，我覺得寶石花真地不如美國片好看，你的話已經艱深到跟新經濟理論一樣，我聽不懂。我只覺得美國片熱鬧，更輕鬆.....」

「那是因爲你中毒太深，我發現你和那些傢伙一樣，肓目地喜愛美國。我告訴你，美國文化是有毒的，你知道嗎？你們現在簡直把美國文化當做一種宗教般地信仰，膜拜，你們的民族自尊心到那兒去了？我看你，你不過也只是有點小資式的同情心，根本不懂得把同情心化爲思想力量。」

他的話越聽越難懂，我站起身回了他一句：「我說不過你，總之，我信的是美國教，你信的是蘇聯教，這可以

了吧？」

畢業之後，我們大家都立刻知道，有一位姓張的同學，才是真正的潛伏在我們中的共產黨，張姓同學沒有到被派往的機場報到，便直接消失了。他如今在南京的幹休所養老，而李毓霖只能說是那方面的書看多了，私心仰幕而已，而李毓霖卻墓木已拱！

其實，那時的成都也不像我前述的那麼「美國化」，我們學校每天買菜和在銅梁一樣，得去「趕場」，即每天到不同的鄰近鄉鎮買菜。我便是於担任「採買」的時候，第一次看到野台表演的川劇，且領會出川劇的特色是他們的「和音」，文武場充當「和音天使」，明顯地加強了戲劇的張力和氣氛。

成都第二條熱鬧的街道叫「祠堂街」，好像杜甫的故居在那兒，大部份的書店也在祠堂街。我在成都的「正中書局」買過一本「唐詩宋詞選」，是葉楚傖(1886-1946)編註的。三十多年後，我在台北正中書局編審部找到退役後的第一份工作，沒想到那本書仍放在架上賣，只未察是第幾版了，那本書也歷經滄桑了吧？

民國三十七年七月一日，我們算是正式畢業了，我也算是結束了這一生的學校教育。人家說，一個人的一生中

要接受三種不同的教育，即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顯然我的學校教育不足，對我們學校來說，我不是一名好學生，對李毓霖的勸解教導來說，我更是愚純不堪。匆匆告別了成都，其實成都的趣事、雜事、韻事都多，但我急著要去北平。我分發到北平，北平是我離別了十三年的故鄉，那兒還有我的祖父、伯父、叔父。李毓霖被派到重慶白市驛機場，約爲三十七年年底，他就棄職回到蘇州老家等待解放軍渡江了。

告別了，成都，告別了，李毓霖。從此我再未回成都去過，聽說成都如今更爲繁榮熱鬧了，想必可樂、麥當勞漢堡相繼出現，比我在成都的時代，更爲美國化。

李毓霖呢？未知他留下子女否？

第十二章　爺爺的故事

和我一塊被派往北平南苑機場的，是李毓霖最討厭的一位同學，李毓麟叫他「小資」，他真正的名字是湯斌，天津人，個子中等，只是鼻樑處好像被打了一拳似地癟了下去，令人一見難忘。

早在銅梁入伍訓練時，他即在我們中間出類拔萃了。因爲他完全實現了「抬頭挺胸」的口號要求，且他的胸肌發達，那時我們常常是打赤膊做體操，他有很多機會展示他的胸肌，有一次還被隊長點名到我們凹字形的隊伍中間，示範我們說：「做一名軍人就要像湯斌這樣，抬頭挺胸.....」

到了成都以後，無法再以胸肌出人頭地，而湯斌依舊有辦法顯示出他的優秀。例如，他是首先向我們學校美軍士官搭訕的，對方好像聽不懂他的英國話，且似乎也無意要跟他學中國話，因而他和美軍士官的「友誼」沒有繼續下去。

爲什麼李毓麟叫湯斌「小資」不知其詳，小資是小資產階級的簡稱，相對於貴族和無產階級來說，李毓霖更鄙視小資產階級。無論如何，湯斌是我們同學中肯上進的人，到台灣以後，他是同期同學第一位考取留美三個月受訓的幸運兒。退役後不知怎樣就全家去美國了，如今住在美國東部，很少回來參加同學會，有人說他開了一家雜貨店，被搶劫過好幾次。

總之我和湯斌一塊由成都動身，先坐飛機到漢口，住一晚空軍新生社，次日晨才飛南京。到漢口的當天下午，我想去黃鶴樓一遊，因爲「昔人已乘黃鶴去」那首七言絕句太有名了，他呢，他說他想去漢口的租界區去看看「異國情調」，我覺得他的想法簡直匪夷所思，我們爲此爭議很久，最後我終於冒出了一句：「怪不得李毓霖叫你小資，你實在很自私！」這才答應了我去黃鶴樓，但交換條件是到了基地正式工作後，不准再叫他「小資」。

從漢口到了南京，也是在新生社住一夜，等次日上午去北平的飛機。我這一生第一次喝可口可樂是在南京，小資湯斌推薦的。我們在新街口一帶逛街，我想買一條南京有名的金華火腿帶到北平孝敬爺爺，在一處地攤旁邊，只聽見湯斌大叫了一聲：「可口可樂！」

我以爲他看見熟人打招呼了，循著他的目光到了地攤上，猜想是專門賣由美軍 PX 流入市面之商品的，有巧克力、高露潔牙膏之類。那時尚無易開罐，只見他問了價錢，急忙命人家開了瓶。我看過台灣的影片「蘋果的滋味」，男女主角均爲很好的演員，但令我難忘的是那個男孩子，男主角說不用帶回家拜拜了，就在醫院的病床旁邊，全家每個人分了一個蘋果，導演明顯地要告訴觀眾，這是他們一家四、五人第一次嚐到蘋果的滋味。男女主角怎麼吃他們的第一口蘋果鏡頭忘了，但其中扮男童的那位小演員，對著蘋果一口咬下去，臉上的表情配合上嘴裡笨拙的咀嚼動作，使我立刻熱淚盈框，難道我們台灣人在美國蘋果的引誘下，竟那樣地全無抗拒能力嗎？後來，看張藝謀導的「一個也不能少」，影片中也有孩子們第一次喝可口可樂的鏡頭，若論及抓面部特寫的功力，「蘋果的滋味」高明多了。

我真正想說的是湯斌喝可樂的表情，他右手持瓶，頭部偏右向上抬高，瓶口對著嘴，頗有「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的架式，第一口飲下去，彷彿他的塌鼻子變高了，發出吱吱的聲音，這才回過頭來對我說：「好，好喝，老馮你也來一瓶。」我幼時偷喝過鳳翔高梁，在成都又喝了綿竹大麯，不知道可樂是否比前兩者更好喝？問了價錢

知道並非離譜地高，也開一瓶喝了。是汽水的味道，甜的，不難喝，也說不上怎麼好喝。我迄今仍納悶，它究竟有什麼魅力，讓地球上有超過十萬萬人以喝不到美國的可口可樂爲憾事？而，這十億人究竟是真地想喝可樂，抑或是嚮往美國式的生活呢？

我們在喝過可樂之後的第二天，就乘飛機直奔闊別十三年的故鄉北平了。

無論是時間還是空間，在每一個人的感官世界裡都有或長或大的變化，用不著深奧的相對論解釋。當我拎著皮箱和一隻火腿乘三輪車在我們家門口下車時，發覺大門小得多了，會不會我找錯地方？我試著敲了兩下門鐶，一位中年婦人出來應門，我還問：「請問這是馮宅嗎？」對方搶著回答：「大年回來了！你爸爸才來過信，怎麼這麼快就到了！」原來她就是我伯母，北平話叫大媽，想必，漫長的十三年我還沒有大改變，然則北平的家，變化太多了。

北平的家比記憶中的小，我離家時大媽沒有小孩；我是父親三兄弟中唯一的孩子，現在大媽有三個小孩了。祖母在抗戰時去世，這我早知道，我爺爺還很健康，大聲地叫著我的小名，囑大媽立刻替我沏茶。房子小多了，那間客室怎麼看，都不像我小時候跑來跑去地那麼寬敞。我三叔沒有和爺爺同住，剩下的一間房子，租給在胡同口開鍋

貼店的夫婦倆和小孩住，因而我只好和爺爺同住一間房子了。

和湯斌約好，他回天津家裡，我在北平家裡，各自放假一星期，然後再一同去南苑機場報到。有機會和爺爺同住一室，爺爺愛說話，我愛提問題，我們常常聊到半夜，聽爺爺一面說故事，一面發出鼾聲，這才不得不停止。

大約每一個人的爺爺，都有一段甚至很多段故事，但是我深信我爺爺的故事最爲精采。我爺爺歷經民國二十六年底，日本人佔領北平，更遠的馮玉祥、張作霖入北京，袁世凱稱帝，八國聯軍入北京等，當我問到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的事情時，爺爺說：「那一年我剛出生，怎麼知道？」並補充說：「你爲什麼淨問這些惹人生氣的事，不講講貞觀之治啦，大唐盛世之類的。」我爺爺的結論是：「我這輩子所見到的，也淨是這些讓人不順心的事兒，把北京改成北平，就毫無道理！」爺爺未曾料到，只要再等個一年多，他們可以親眼看見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而且北平也改成北京，再度成爲中國的首都。

爺爺回答問題總喜歡岔出題外，那時他老人家高壽七十七歲，記憶力可能衰退了些。他一生沒有離開過北京城，以爲北京城不但是中國的中心，也是世界的中心，東牽西掛的人、事、物非常多，其中有些片段十分精采，連我，

都忘了當初問的是什麼，竟聽入了迷接著問：「那後來呢？」許多我爺爺說過的故事都足以記下來，用不著加油添醋就是可讀性很高的故事，可惜我不是小說家。

爺爺享年八十六歲，這當然是探親以後才知道的。如果說我爺爺是生於憂患，但他去世時，毛澤東的政績上能令全國人民滿意，也應能令他老人家滿意，然，他老人家去世以後的歲月，就不堪回首了。

我在北平給自己放假的一週之中，自然也去了故宮、天壇、北海、中央圖書館、天橋和頤和園等處，頤和園色彩俗麗，一進大門，右手萬壽山，中間昆明湖，遠處是長橋，像一幅鑲了框的玻璃油漆畫。萬萬沒有想到，我離開北平那天，最讓我感動且難忘的竟然是頤和園，此事容稍後再說。

我和小資湯斌會合後去機場報到，開始了我延續二十二年的空軍氣象員工作。湯斌由天津回來，他買了一頂美軍用的船型帽，代替我們那時所戴的大盤帽，我說，你戴這樣的帽子，人家機場的衛兵會讓你進去嗎？沒想到，不但讓他進去了，還特別向他而不是我行了舉手禮。

我們的工作是提供飛行人員所需要的天氣資料，南苑機場是戰鬥機基地，有一個或兩個中隊的 P-51 型戰鬥機，

它們每天掛彈、加油、起飛、落地，因爲當時國共內戰正處於關鍵時期，共方完全沒有空軍或防空武力，我們的戰鬥機便掛了炸彈加裝子彈，轟炸掃射兼用。到台灣後約民國五十年左右，我在台中清泉崗基地服務，認識了一位好友姓張，民國三十七年時他在西安機場，也是飛 P-51 型戰鬥的。他告訴我當時出任務的情況，出發前先有一次簡報，說明該次任務的目的地敵情、天氣等，當時都是目視飛行，雲幕低、能見度差就不起飛或起飛了半途折回。到了戰場上他們倒是十分輕鬆，有時對著幾輛卡車丟彈，若是車上有共軍逃出車外，他們便掃射，至於像電影中所演的如螻蟻一般多的敵人，他們還未曾見過。我問他：「殺了人，你心裡不難受嗎？」他說：「我們稱之爲出任務，根本沒有想過你所謂的殺人問題，而且每次任務回來都要作『戰報』，就是說炸了多少輛車子，射死多少名敵人之類的。不過，我們每一次都會誇大一些戰果。有時到了目的地，連敵人的影子都看不到，機上的炸彈和子彈總不能帶回去吧，所以就胡亂丟他一通，射它一通了。」你聽聽這話！萬一傷了老百姓怎麼辦？是不是全世界的軍人都是這樣作戰的呢？

容我再說一遍，是否全世界的軍人作戰時，都不顧及平民的生活、生命呢？

我在南苑機場只待了四個多月，十一月十三日上午突然接到台長的命令，叫我和湯斌兩人回宿舍整理行李。中午吃了午飯，就有一輛中吉甫車載我們進城，到位於東交民巷的氣象大部隊報到。氣象大部隊是在原德國領事館，裡面有抽水馬桶，是我生平第一次使用，有浴缸設備但壞了且無熱水。長官告訴我們，我們是「見習官」，對於「作戰」的幫助不大，因此先把我們疏散到南京待命，說是第二天的飛機，當夜就在大部隊打地鋪睡了。

我們家在西交民巷附近，距離不遠。我便走回家裡，跟爺爺和伯父伯母說，我暫時疏散到南京，等些日子還會回來，這不是說謊，心裡的確是這樣想。我爺爺還要帶我去前門外三慶戲園廳李多奎的「打龍袍」，我說，等回來以後再說吧，就這樣輕輕鬆鬆地和爺爺告別，一點兒也沒有想到其他。

第二天是十一月十四日，儘管事隔快一個甲子了，我仍然記得那天確實是十一月十四日。一早起來，外面是一片白色，原來昨夜下了大雪，我們沒有冬衣，只穿了卡奇布衣褲，有一件成都買的皮加克禦寒。又是一輛中吉甫車，連同我來時的小皮箱外加行李捲，我們約有五、六個人，大約全是「作戰」不需要的軍官吧，一車便把我們送往西苑機場了。我坐在後面，一路不停地向外看，蓋上厚厚一層白雪的北平城突然變得嚴肅而且寂寥了。故宮、中山公

園都由車外畫過，出了西直門，很快地遠遠看見萬壽山，一片雪白如夢如幻，色彩鮮明的萬壽山在白色的托襯中，猶幻景般的出現。

說到這兒，不知如何會想起紅樓夢的一個鏡頭，賈政在滿天舖地的白雪中，接受披著猩紅斗篷的寶玉來到身前一拜，這，與我離開北平或北京有什麼關聯嗎？

北京那時城牆仍在，亦無一環二環三環等高架道路，事實上我也未曾下拜，甚至沒有告別的想頭，可是一年之後我在何處？我在淡水。四十年之後我在何處？我仍然在台灣，一直到今天。賈寶玉拜別的，除了他的父親，還有他錦衣玉食、憐香惜玉的生活。我呢，我不像賈寶玉那麼自覺自發地一拜，但我確實是告別了什麼，絕不僅僅是我的家、我的故鄉、我的故國，我的.....

我的下一個逆旅是廣州，我在那兒又待了十個月。

記者是個麻子，且總是神經兮兮的，同事們給他綽號叫「神經麻痺」，以上情節至今還記著，倒是後來看的「八十一夢」乃張恨水在重慶時的作品，反而印象模糊了。我們也看過一本某雜誌徵文比賽作品選集叫「天才夢」，據後來在台灣流行的張愛玲熱中的雜文中說，那本選集的首獎「天才夢」是張愛玲寫的，我的印象不深，「天才夢」中另一篇沒獲首獎的作品，故事印象深，但不記得標題了。再另外應是無名氏的「北極風情畫」等書了，當時人們忙於抗戰，無名氏的小說也算是清涼劑。

由於看了亂七八糟的小說，如今覺得我在寶雞三年讀的不是初中，而是社會大學。民國三十三年夏季，我就初中畢業了，父親早就說過，不但要讀高中，而且希望我讀大學，他嚐過學歷不足之苦，不忍讓他的獨子再如此。但是快畢業時，父親反而沒提這事。

我自己磋磨考高中的事，寶雞市沒有高中，遠在甘肅省的天水縣有一個國立中學，離寶雞很遠，且人家什麼時候招生，和一切資訊均無。到西安住在舅舅家裏，選擇高中去考是最明智的方式，而我有信心，即使是花費舅舅的錢唸高中，舅舅也出得起，且十分願意，然則，父親竟絕口未提舅舅二字。

現在，我深深體會到資訊的重要，有人把人類懂得用火做爲人類文明史的第一波，第二次是工業革命，中國人自古以來便有「有土斯有財」， 不知道需要大量資金的滙合，才能辦大事情。最近大陸的領導才公開說：「讓一部份人先富有起來 。」此話確否，有待商榷。第三波的人類文明大突破便是資訊了，未來的社會不再以土地、資金爲社會經濟基礎，而是知識和資訊。

民國三十三年夏季，若是沒有張賢政提供的資訊，我可能無緣讀高中，那，會怎樣發展？我也不知道。

暑假後約十幾天，張賢政來找我，說是要去西安考一個叫做「輔導處」的高中。我沒聽說過這個學校，我父親也沒聽說過這個學校，但我們都相信張賢政的「資訊」不會錯。因而給了我盤纏，臨行時，大約和我媽也商量多次，猶豫一下才把我舅舅在西安的地址寫給了我，我就帶著有限的一點錢和舅舅的地址，和張賢政一塊買火車票去西安了。至今我理會到了當年父親的心境，和他難以啓齒的不得已，還無法讓自己的心不疼不痛，可憐天下父母心，當時父親並不知道舅舅處境，以及發生在舅媽身上的悲劇，等我到了西安才知道真相。我猜想爲我投考高中的事，父親一定曾經寫過信給舅舅，但直到我啓程赴西安時，一定都沒有收到舅舅的回信，說不定，父親寫去的信可能不止

一封。

遵照父親的指示，我們到西安後沒有直接去找舅舅，而是在南大街上住進一家小旅店。西安，那時尚無兵馬俑，不是無，而是尚埋在地底下。南大街上回民甚多，現在他們改稱他們爲伊斯蘭了。回民，漢民很容易分別，回民眼窩深、鼻樑高、鬍鬚濃，且多半經營牛羊肉飲食業，不到西此，不知道中國的民族猶如美國的歐裔、非裔、亞裔等，是很容易分辨的。

所謂「投考高中」一事，原來出乎意料之外的簡單，此，得先敍述我來才知道的「時代背景」。民國三十二年年底，抗戰已經進入第六年，日本被中國戰場拖得太久，在面臨美軍在海洋上的重大壓力之前，想一舉先解決中國這個「賴皮纏」，中國，炸、炸了不還手，打、打了也不正式打，只憑「游擊隊」放冷箭，降呢？也不降。所以想雙管齊下一舉解決中國問題，雙管的意思是兵分兩路，南路占桂林，經貴陽向重慶挺進，北路則占洛陽經潼關，向西安挺進。這次中國大撤退的慘狀，到台灣後看過某位作者對南路的回憶，情況確實狼狽，也看過黑白的新聞記錄片，國家地理頻道有個介紹中國女人纏小腳的專題片，還Ｉｎｓｅｒｔ一段桂林大撤退時，人、車擁塞的道中，一

個纏了小腳的婦女在地上爬行的慘狀。北路日本輕易地就占了洛陽，在潼關才遇到了真正的抵抗，日本軍隊沒有得到南路的重慶和北路的西安。日軍想，占了重慶和西安，中國實在等於是消失了，實際上並不是他所占的地方不夠多不夠大，而是他們的人力實在太有限，東三省，北平、天津、青島、上海、長沙、廣州、漢口全都被他們占了，但只能說占的只算是「樣版」，一出城全是游擊隊的天下，游擊隊有一些是向國民黨和共產黨雙方討便宜的，但大部份是共產黨組織的，包括遠至海南島中央五指山的游擊隊，那時海南島也在日本人占領中。勝利以後，美軍派飛機運送國民黨接收大員至各大城市受降，也一如日本軍占領的情形，鄉村的共產黨游擊隊仍繼續活動。

洛陽是河南省西部未被日本占領的重要城市，一下子撤退了，自然有許多公務員、學生和平民逃向西安。南邊桂林的流亡學生政府怎樣處置的，我不清楚，北邊的則受政府重視，基本原因是陝西省北部的延安政府，也在大力吸收知識青年。我就在這個夾縫之中，獲得了高中讀書，且爲純粹免費的。

有人說他自己一生之中從不說謊，也許小謊不說，只說大謊也有可能，華盛頓在砍了櫻桃樹的小事上說了實話，誰知道他後來說了大謊沒有。接著要說的是我這一輩子說的第一次大謊。

我跟張賢政按地址去見了一位張賢政父執輩的先生，姓魯，他已預知我們兩人要去，因此立即從抽屜取出兩張顏色發黃的土紙，約比一張六百字的稿紙小了一圈，讓我們各自在另一張白紙上寫下自己的姓名、籍貫、年齡，他則照式分別填在那兩張黃色紙張上。說：「收好，別弄丟了，你們到南院門的輔導處報到就成了。」我還想問要考試嗎？考那幾科等，張賢政攔阻我說，聽魯伯伯的話做就是了。臨出門，那位魯伯伯又叮囑說：「如果你們帶的錢夠用，可以先玩兩天再去報到，西安可是比你們寶雞熱鬧多了。」

出了門，我立即從張賢政手中拿過黃土紙看，上面寫著：

肄業證書

學生馮鵬年北平市人，現年十七歲，肄業於本校高中部一年級，因故休學

特此給予證明

校長

洛陽市西宮第二中學高中部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　　月　　日

說來慚愧，我至今都尚未去過洛陽，也曾想去看那兒每年四、五月間盛開的牡丹，皆因無緣錯失了，但卻算是洛陽第二中學的高中肄業生。

既然不急著考試或報到，那第一件重要的事當然是去找我舅舅和舅媽。張賢政是安徽人，家裏很少吃麵食，我告訴張賢政準備下空肚子，等著吃我舅媽的餃子好了。舅媽手腳快，又喜歡做餃子，剁餡捍皮不一會就下鍋了。誰知我們找到了地址，竟無人應門，打聽了半天，有位鄰居知道我是他們的外甥，才又繼續追問其他鄰居，後來了給我們一個地址，是在西大街很偏僻的一條巷子，在我的堅持下，張賢政才肯放棄西安的電影，陪著我去的。

原來是一所醫院，和如今的「醫院」兩字的外觀與內涵定全不同，是一排長長的房子，分隔成很多間，反而類似於療養院。舅舅和舅媽的地址是其中的一個門的門牌，距離到的門牌還有好幾間，我就聽見舅媽的聲音了：「走！走！走！還守著我幹麼？我又不會生孩子！」

到了房門前，門大開著，果然是舅舅和舅媽，裏面是個大坑，其他，似乎什麼也沒。舅媽蓬頭散髮地，眼睛裏

滿佈紅絲坐在坑上，舅舅坐在坑沿，看到我們出現，舅舅急忙站起引我們到院中，顯得有點尷尬地對我說，收到我爸爸前後兩封來信，可是你看.....用不著說，我全懂得了。

「舅媽怎麼了？」我問。

「瘋了。」

「那-----那大夫怎麼說？」

「沒有藥，現在給點安神的，一點用也沒有。」

裏面傳來舅媽的叫聲：「是大年吧？大年這麼高了，大年進來，讓舅媽抱抱-----」不知怎地，舅媽的聲音聽起來有點淒厲，接著她又半哭半嚎地叫：「生個大胖小子，多好啊，大胖小子啊！」

我把和張賢政來西安的目的和經過，報告給他。在我的一再推拒之下，舅舅還是塞了一把錢給我，揮揮手讓我們走吧。一時之間我又犯了失神的毛病，傻矗在那兒，不知道該怎麼辦，舅舅，尤其是舅媽，向來是太近乎了，幾乎跟我爸媽沒什麼兩樣，可是如今怎麼會如此？張賢政也一定看出了我的窘態，他給我舅舅鞠了個躬，說謝謝，然

後叫我也說謝謝，我像木頭人般學張賢政的樣子鞠躬並也說謝謝，張賢政拉著我向外走，臨到大門口才想到回頭看看舅舅，舅舅還站在原處，朝我們看。

我進入高中後不久，就接到來信知道舅媽去世了。

舅媽的事對我後來的閱讀習慣有很大的影響，約爲民國四十年初，我在空軍總部圖書館借到一本朱光潛著的「變態心理學」，可能是從那本書上第一次看到佛洛伊德的名字，此後只要能到手的佛洛伊德和他的弟子榮格的書，我都會像餓漢貪食般地讀完。難道說，當時爲一九四四年，一位中國婦女生兒育女的壓力真有那麼沉重嗎？此也不禁令我想到鳳翔的周效棟，周效棟的親生母親，很可能是在她姐姐的哀求之下，才寧願和姐姐共事一夫的吧。

民國七十九年我第一次回大陸探親，先到寶雞給我父母親上墳，帶著妹妹給我的地址和電話到北京後，見到了我舅舅再婚後所生下的表弟，不但長得像極了我舅舅，而且子承父業，表弟也以開汽車爲職業，總算是皇天不負苦心人吧。

我和張賢政到當時西安最熱鬧的商業區稱爲「南院門」，南院門好像是一個廣場，三面都是高樓大厦的商業區，

只有一面是大圍牆圍著，大門有直掛的牌子，上面寫：「戰地失學青年輔導處」，進門一個大映壁寫「禮義廉恥」四字。後面，就是我們要去的「學校」了。

裏面的辦事員穿著軍服，看了我們的證件，小心地收到卷宗裏，頭也不抬地說：「那我就把你們編入高二吧。」並命我們去見班長，班長也是穿軍服的，一見面就問：「吃了沒？」我們每人拿到一個超大的饅頭，到他指定的宿舍去。所謂的宿舍是一間很大的空房子，裏面什麼也沒有，地面上舖滿了麥草，牆角堆得更高，有幾個學生模樣的人聚在一起聊天，其他，真地什麼也沒有。

我和張賢政彼此相看一眼，都似乎在問，是學校嗎？我拉他到角落低聲地說：「看樣子是被騙當兵了。」「絕不會！」張賢政立即回答：「魯伯伯不是那樣的人。」其後和房內其他人談天，才知道這兒是臨時收容所，真正的輔導處在鳳翔。

約三、四天後，我們就由穿軍服的班長率領，坐免費的火車，用徒步行軍方式走到告別整整三年的鳳翔縣，再見鳳翔，有一種親切感，惜乎在虢鎮的火車上未曾再見她。